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西乡之乡

网上经常看到有人为西乡地域争论,到底盐城哪些地方属于西乡?其实西乡、西北乡的地理概念是模糊的,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,总体来讲是盐城市区向西的一段湖荡地区,一直到与宝应交界的恒济。清乾隆版《盐城县志》记录的23个庄镇中,秦南仓、冈门镇、楼王庄、北宋庄、楼夏庄等是没有争议的西乡,建阳镇是没有争议的西北乡,但像湖垛镇,有写作西乡,也有写作西北乡的。

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,盐城县划县分治,有了建湖、盐都、射阳等地理名词,但老辈人仍喜欢以西乡与东海这个地理概念来区分。我六岁之前在盐城北的草堰口生活,外婆的家在射阳新坍的胜利桥,妈妈每次带我去看外婆都会说,走,我们一起下海去。外婆那边的亲戚每次来,走时也会热情地说,有空到我们东海玩玩啊。他们说东海,从来不会说黄海。小的时候,妈妈与外婆她们的聊天经常会乡里,海里这些词,比如,今年乡里的米长得不错,海里的胡萝卜多得吃不完。

时光又走过几十年,在秦南、楼王、北龙港这些地方,经常能听到有人说,有空到我们西乡来玩啊,这是我们西乡里种的。而在建湖的芦沟、恒济等地,除了老辈人,年轻人很少有人用西乡这个词了。

说盐城西乡,还得从里下河平原说起。西乡是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。里下河平原的北界河苏北灌总渠离淮河很近,而秦岭、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,以此分北方南方,西乡从大的地域来讲属于南方。

在西乡大地上,慢慢淤积的沙堤先后有三条,村民们叫它三道冈,东冈、中冈、西冈。最先形成的是西冈,即龙冈向北一直到喻口、羊寨这条沙堤,也是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海岸线的位置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说西乡,还得说东海,对比才见风格。

东海的历史比西乡差很远。范仲淹时代,射阳还在大海里。外婆家在射阳的居住史也不远,就是外公这一辈从草堰口迁过去垦荒的,早期的东海人多是乡里去垦荒的,所以海与乡间的人血缘关系亲密,走动频繁。

西乡与东海的水、土是不同的,这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性情。就拿肉圆来说,西乡人喜欢放米,口感软糯香甜,东海人喜欢放萝卜,口感爽又有点冲。以前的人与外界接触少,接天地自然的气多些,水土气足,相比之下,东海人性情粗犷些,叫侉子,西乡人说话相对轻柔些,叫冒子。

西乡多水,且多自然形成的河道。水多到什么程度,有些地方很大一片区域没有一处水稻田,在盐都的北龙港,建湖的九里、黄土沟等地,到处都是圩堤分割开的河塘,能让人想到遥远年代射阳湖的样子,明晃晃的水像是要溢出来似的,天空也倒映在水里,到了雨季,一片白茫茫。像蟒蛇河、朱沥沟、西塘河等这样线条生动优美的河流,东海里也是没有的。东海里多人工河道,工整有序,是另一种美,比如大丰的卯酉河,射阳的小洋河。

西乡属里下河平原,东海属冲积平原,且地势高于西乡。西乡湖荡湿地形成的油泥土容易板结,平时种菜什么的,要比东海人更多力气,但湖荡里的藕、慈姑等却是东海比不上的。

四十年前的海里与乡里还有着明显的区别。妈妈说她们小时候家里不买盐,到草滩上看到有盐霜的地方挖个坑,撒上草木灰就可以晒出盐来。海里很少种稻米,主要吃大米粥、糁子饭等。乡里的人多半在水边居住,种水稻、吃米。秋天胡萝卜成熟的时候,东海人就会拿来与西乡人换大米吃。西乡人也喜欢东海里的芦苇,海滩的芦苇比湖荡的芦苇耐烧,有后劲。

西乡处处是水,养鱼、种地是西乡人安身立命的本事。

西乡人逐水而居,盖房子时是刻意要选在河边的,家前或屋后都会有一条小河。从高空看,村庄在水的包围中,河流、池塘、菜园、农舍、稻田、树木,是西乡风画的基本元素。西乡的田多好田,先辈们与水争田,改造低洼地、修圩堤将田切成一个个棋盘格,但大量的围田会堵塞水道造成水患,所以适度的退耕还湖可以让人与自然更和谐相处。

西乡人与水很亲。没有自来水的年



代,一到夏天,一大早就会到河里洗脸,河面上升腾着雾气,有仙境之美,河边的水汽也很好闻。晚上太热了,河边要凉快些,人们会聚在河边的桥上纳凉讲故事,小孩子在河边的树丛中捉萤火虫,也有人从家里拿一张草席直接睡在大桥上。乡村的孩子每天与天地自然打交道,也会觉得乏味,一听到闷声闷气的汽笛声,就跑到河边看拖驳船队从河上行过,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与远方。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孩子多半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,比如《家乡的小河》。很早就离开家乡的李国文先生也写过,“小时候在苏北乡下,到处是河,闻着河里散发出来的水草味,感觉那些小鱼就是草旁贴着,真是惬意……”

西乡的人水性好,想到河对岸没有桥,夏天的话会直接跳到河里游过去,有时候走着走着,兴致来了,也能跳到河里扑腾几下。西乡的小孩子游泳不用教,像小鸭子一样,扔到河里扑通几下喝上几口水就会了,狗爬式、扎猛子,如浪里白条。

南船北马,地处南方的西乡湖荡人家,家家有船,船就是他们的双脚。民家的船也有多种,捕鱼与放鸭的不一样,放鸭船最简单,一米多长,也叫鸭溜子、鸭哨子,还有两头尖翘翘的,中间一个个的小船舱,叫小划子、荡条子。不识水性的人脚刚碰到船边,可能就人仰船翻。

西乡俗称锅底洼,以前一进入夏季汛期,西乡人就开始关注水位的上涨,尤其是几天暴雨不停,天像漏了一样,氛围就不同了。应对水灾的方式就是打防洪坝,人站在水中找桩是很不容易的,再用麻袋或草包装上泥,一层一层叠高,最紧急的时候,家家户户上阵,拿出自家的棉被、衣服、门板、木材等。

现代作家李有干的长篇小说《大芦荡》《漂流》,曹文轩的《青铜葵花》等,都有关于水灾的场景,讲述灾难对于生命的意義,以及我们如何应对灾难。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,风调雨顺成为常态,但了解本土自然灾害的历史,会让我们懂得尊重世间万物,学会和大自然和睦相处。

西乡的水以河流、湖荡的形式存在着,湖荡的面积更大些,从高空看,田野与人家之间的水网,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丰富。不少小河是没有名字的,西乡人叫它野河,野河里随意停着一条小破船,就有了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清幽。勤劳的西乡人还会在上面种些莲藕、慈姑等,这条破船立刻生动了许多。即便是大河,有的西乡人在旁边住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名字,因为河太多了,习以为常了。

众多的河流中,最有名的是蟒蛇河,这名字真是形象,河流如一条巨蟒,西承大纵湖的水,沿途接纳无数支流,东入串场河、新洋港入海。与蟒蛇河水质接近的,还有朱沥沟、西塘河等,像书法中的线条,洒脱地流淌在西乡大地上,还有点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气魄。

河流记录着地方的风土人情,也记录着宏大的历史和人物。1836年,江苏巡抚林则徐租了一条民船,带了一名随从微服私访盐城,一是了解皮岔河的疏浚是否是民意,二是了解盐城的社会民情,写下3000多字的民情日记。皮岔河北北秦庄前的一条寻常乡村小河,没有名字,却是西乡最悲壮的河流,当地人叫月字头,也有人建议改为鲁艺河。1941年7月24日的华中鲁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,丘东平、许晴、王海纹等皆牺牲于此。

如今多数的河成了观光步道或风光带,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自然风光继续滋养着两岸的人家。比如,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、西塘河风光带,朱沥沟和蟒蛇河交汇处的盐龙湖是盐城的碧水工程,湖四周有环湖河与其他水源隔开,旁边建有盐龙湖公园。

□ 王迎春

西乡漫步

桑田、沧海,沧海桑田,成就了一座全国唯一无山的城市——江苏盐城。为纪念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筑就的捍海堰,盐城人将之命名为“范公堤”。堤东称东海,堤西为西乡。

在盐城方言中,“野”的读音和“丫”接近,丫,又似里下河的地理特征,河道纵横交错,村民沿河而居,地域广阔;然对生我养我的西乡,如今富庶丰沃的西乡,我更愿用“旷雅”这个词做她的注脚。

西乡即原乡,西乡是海的故乡,也是我的家乡。我曾无数次站在大海之上,骨子里却始终认为——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西乡,比大海更深沉的是西乡!

这个冬天,我再次踏上西乡,沉浸在它广袤无垠的旷野里,赏长河日落,听北风呼啸,品炊烟袅袅。一派素雅,一种淡雅,带着一种风雅。西乡,是地理空间,是心理表达,更是情感寄托;西乡,是日落日出的经年累月,是时间记忆,是精神回想,更是历史叙述。

盐城西乡,并非一个行政意义上的乡镇,它涵盖了盐城市盐都区、建湖县等广袤区域,沟河纵横,水产丰富,水稻麦子如绿浪般翻滚,是一汪芦荡水乡,是美丽的西乡。

我从西乡来,今又回西乡。在西乡冬日的旷野里,风摇着她的叶子,叶子落满她的大地。我沿着蟒蛇河,一路前行,河流的两岸,一半是风景,一半是乡音。当车子缓缓驶入那童年的土地,一种久违的辽阔和博大,让我听到了岁月的呼喊,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震撼。西乡的尽头是“苏北第一湖”——大纵湖,这颗西乡明珠,波光粼粼,静静守在那里,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一支打莲湘的队伍,在

湖边欢快地舞动,一个叫淮腔的旋律,瞬间将我带回了纯真的童年时光。女儿秋眼中满是新奇,她随着旋律欢快地舞蹈,这一刻,我感受到了西乡的情深意长。

漫步在西乡的旷野,树木寂静,田野里,万物收藏,乡野不野,这个季冬,原野上依然盛开清丽的花朵;新农人正忙碌着,他们或直播出售,或遥控无人机撒播,忙碌的身影,质朴的笑容,是西乡的灵魂,更是西乡的精神所在。我停下脚步与他们攀谈,从他们的口中,我听到了西乡的故事,西乡人的坚韧与不屈,让我肃然起敬。西乡之所以美,是因为这里的人们,始终坚守着对土地的热爱,对家园的眷恋。

西乡的美,不仅在它旖旎的自然风光,更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北宋庄,丁马港,西沙沟,这些隐藏在碧波之中的古村老镇,粉墙黛瓦,河流交织,寥廓无际,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,让人流连忘返。

穿行西乡,不仅是空间的行走,更是时间的穿越,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文人墨客辈出的时代。陈琳、宋曹、郑板桥……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,如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西乡的天空。他们的诗篇、他们的故事,成为文雅西乡人内心永恒的精神标识。

在这里,孕育了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”胡乔木。他的笔下,流淌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热爱;他的不朽精神,浸润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,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

这里,有曹文轩和他的《草房子》。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乡村世界,让人们在阅读和行走中,感悟到西乡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人间真情。这里,还是李国文的出生地,穿行西乡,不仅是空间的行走,更是时间的穿越,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文人墨客辈出的时代。陈琳、宋曹、郑板桥……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,如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西乡的天空。他们的诗篇、他们的故事,成为文雅西乡人内心永恒的精神标识。

他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和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双双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

西乡的小巷里,市井气息依然浓郁。各种各样的小店,有卖糕点的、有卖玩具的、有卖农具的……每一家店都充满了烟火气息,这里有西乡人原始的热情与淳朴。走进一家小店,店主是一位年迈的老人,他热情地介绍着店里的商品,眼神和语气里,流露着的都是对西乡的骄傲与自豪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西乡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。一些古村落逐渐消失,一些传统习俗逐渐被遗忘。可是,西乡人并没有放弃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这片土地,守护着这份记忆。他们修建了蟒蛇河生态文化长廊,串联起西乡的美景与文化,让更多的人了解西乡,走进西乡,热爱西乡,扎根西乡。草房子乐园里,孩子们在编排国学诵读节目;幸福小广场上,老人们的乡村舞林会如火如荼,这一刻西乡的上空溢满诗意的烟火。

当我再次站在西乡的土地上,望着那片广袤无垠的旷野时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在这里,我重拾了那份对土地的热爱,对家园的眷恋;我重拾了那份最初的理想,那份朴素的情怀和爱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西乡始终是我心中的净土,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宿。

夜幕降临,西乡逐渐沉寂下来。只有那偶尔传来的狗吠和虫鸣,轻破宁静的苍穹。今夜,我留在西乡。窗前,百年杏林矗立,冷月星空,清寒透亮,听蟒蛇河流,追忆似水年华。西乡,这片神奇的土地,它用自己的方式,诉说着岁月的故事,传递着生命的力量。

西乡人



□ 陈峰

西乡人生活在碧波荡漾、河道纵横的世界里,他们的日子就与那一汪汪清水、一叶叶扁舟紧密相连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,轻轻拂过静谧的水面,水乡人便开始了他们与水共舞的一天。男人们或摇橹,或撑篙,穿梭在狭窄的水道间,捕鱼捉虾,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希望。女人们则在岸边,一边哼唱着悠扬的地方淮剧小调,一边熟练地浣洗衣物,那清脆的水声和歌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西乡独有的生活乐章。

西乡人的生活节奏是舒缓的,似乎忘却尘世的喧嚣与浮躁。村民们世代和睦相处,保留着淳朴的民风与丰富的民俗文化。节日里,舞龙舞狮、唱大戏、摇湖船、打莲湘、放河灯等,热闹非凡,传承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西乡人,其独特的饮食习惯,深深植根于这片丰饶的水乡之地。饮食以水生动物为主,诸如鲜美的鱼虾、肥嫩的蟹

蚌,以及那柔韧的莲藕、淡紫色的茨菰与清甜的茭白,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不仅滋养了他们的身体,也塑造了他们对生活的细腻品位。而稻米与小麦面,作为餐桌上的常客,更是为日常饮食增添了几分朴实与温馨。

在餐饮文化上,西乡人偏爱淮扬菜系,讲究色、香、味、形俱全。“盐城八大碗”是西乡人最爱,烧土膘、糯米肉圪子、涨蛋糕、虾米豆腐羹、淡菜烧萝卜、鸡丝烧粉丝、红烧肉、红烧鱼咸……一道道经典菜肴,不仅展现了大厨们的高超技艺,更蕴含了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。

西乡人乐于分享,无论是家常小聚还是节日庆典,总能看到邻里间相互邀约,共品佳肴。那份淳朴与真挚,如同水乡潺潺流水,温润人心。在盐城西乡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少了些浮华与算计,多了份真诚与互助。这样的生活方式,不仅让这片土地充满了人情味,也让每一位生活在里的人,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福。

在工作与生活中,西乡人展现出极高的适应性和包容性。他们既能像南方人那样,精于思考、善于筹划,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;又能在关键时刻,像北方人那样,挺身而出,为朋友加油助威。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,总能游刃有余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之道。

为此,西乡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。他们既珍视传统,保留着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和手工艺;又勇于接受新事物,积极融入现代文明的发展潮流。这种文化心态,使

得盐城西乡在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,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有的魅力和活力。盐城西乡,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,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。古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,现代有中共中央大笔杆子胡乔木,等等。

外交家乔冠华,建湖人,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气度。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,盐都人,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,更是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中国国标草书传承人、书法家胡公石,盐都人,他的笔墨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,每一幅作品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,盐都人,在地理信息科学与资源环境领域享有盛誉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咸柱,建湖人,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涅,建湖人,著名的电网工程专家、直流输电专家,被誉为“中国直流输电第一人”。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诗宬,盐城人,则在数学与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。

被称为“苏北的鲁迅”、爱国民主人士宋泽夫,盐都人,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而奔走呼号。

这些名人,如同璀璨的星辰,点缀在盐城西乡的天空,他们的光芒穿越时空,照亮了这片土地的未来。他们的精神与事迹,不仅是盐城西乡的骄傲,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在他们的引领下,盐城西乡的人文精神将不断传承与发展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勇往直前,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